

高麗史

列傳

七十九

甲6  
2809  
79





特  
96  
2809  
79



未已

列傳卷第四十七 高麗史一百三十四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曩賢殿稔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無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辛禍二

五年正月乙亥遼東都指揮司遣鎮撫任誠  
來索被虜人及逃軍咨曰洪武三年十一月  
高麗軍所虜遼陽官民男婦千餘人及各衛  
軍人逃往彼處者悉發解送時遼東人傳言  
高麗遣兵助北元故托以遣誠來覘虛實以

高麗史卷一百三十四



密直副使安翊為揚廣道計點使諫官上言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近因倭寇水旱之災百  
姓饑饉宜加存恤勸課農桑而今者後蘇左  
蘇土木之役方興不已民困力政將轉于壑  
非惟失農又不能拾橡粟以自資請即停罷  
至秋始役禍不聽以災變慮因二月日本國  
遣僧法印來報聘獻土物以年荒停燃燈罷  
移都左蘇丙辰雨雹倭寇順天兆陽珍原等  
處鄭地與戰敗績丁卯雨雹沔州人前判書

崔有龍匿民口八十事覺計點使安翊斬之  
三月以知門下事禹仁烈為慶尚道上元帥  
密直副使睦子安為全羅道副元帥並兼都  
巡問使沈德符金寶生回自京師  
帝賜手詔曰爾來者承茲之詐不得已而來  
誑今命爾歸爾當謂高麗禍首言朕所云其  
殺無罪使者之讎非執政大臣來朝及歲貢  
如約則不能免他日取使者之兵豈不知滄  
海與吾共之若不信吾命則以舳艫數千精



兵數十萬揚帆東泊特問使者安在雖不盡滅其黨豈不俘囚大半果敢輕視乎禮部尚書朱夢炎錄

帝肯以示國人曰自高麗國王王顥奉表入貢稱臣其表云子孫世世願為臣妾何期數年之後王被姦臣所弑弑後疊差人來來文皆言嗣王之使為未知王之端的拘使詢由又三年矣朕不忍使者父母妻子懸望特勅歸還未幾復差使至却之不納使彼自為人

回不逾數月止稱賀正貢馬為由而又使至稱臣措表皆嗣王之稱如此者五次矣若却之不納其表皆云嗣王之所為也然朕觀高麗之於中國自漢至今其國君臣多不懷恩但廣詐交而構禍在昔漢時高氏失爵光武復其王號旋即寇邊大為漢兵所敗唐有天

下亦嘗錫封隨復背叛以致父子受俘族姓遂絕迨宋之興王氏當國逼於契丹女真甘為奴虜元世祖入中原嘗救本國於垂亡而



乃妄懷疑貳盜殺信使屢降屢叛是以數遭  
兵禍今王顥被弑姦臣竊命將欲爲之首構  
讎怨於我納之何益以春秋論之亂臣賊子  
人人得而誅之又何言哉乃何前後五次皆  
云嗣王之爲陪臣奉之爾中書差人詣彼問  
嗣王之何如政令之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  
不被羈囚則當仍依前王所言今歲貢馬一  
千差執政陪臣以半來朝明年貢金一百斤  
銀一萬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匹歲以爲常

仍將所拘遼東之民無問數萬悉送回還方  
乃王位真而政令行朕無惑也設若否此必  
弑君之賊爲之將後多詐並生必肆侮於我  
邊陲構大禍於高麗之生民也朕觀此姦之  
量必恃滄海以環疆負重山固險意在逞兇  
頑以跳梁視我朝調兵如漢唐且漢唐之將  
長騎射短舟楫故涉海艱辛兵行委曲朕自  
平華夏攘胡虜水陸通征騎射舟師諸將豈  
比漢唐之爲然且遣使往觀問嗣王安否如



高麗史卷三十四  
勅施行乃使奏差邵壘趙振隨德符等來二人至甜水站傳聞本國遣文天式吳季南使北元乃曰昔殺行人今又懷二心吾與其死於高麗寧死於我土遂不至而還倭寇道康縣高城君柳滌卒遣前典工判書李演護軍任彥忠如遼東修好于惣兵潘敬葉旺演等至遼東不得入而還以印原寶爲西北面體察使以太后不豫慮囚倭寇谷城又寇南原殺判官留三日又寇順天府遼東移咨督令

發還同知李元魯思帖木兒等三十三人又令刷還黃城等處移來人民四月遣萬戶鄭龍尹松以戰艦二十艘追捕倭賊以密直副使安翊爲揚廣道都巡問使甲辰地震護軍周謙至自京師曰

帝令周姐姐見我又問你國王是前王子耶謙對曰前王正妃魯國公主無後今王乃宮人所出也辛亥雨雹倭寇安山郡禰納判開城府事李琳女冊爲謹妃置府曰厚德以琳



爲鐵城府院君慮因五月倭焚掠豐川殺知  
州事柳滋按廉金係火官解民舍虜六十餘  
人而去元帥沈德符以業精江千戶任堅李  
吉生不赴救斬之并杖文化安集凡永富禍  
以端午登市街樓觀擊毬火炮雜戲乙亥兩  
電戊寅太白晝見凡二十五日韓國柱還自  
日本大內殿義弘遣朴居士率其軍一百八  
十六人偕來乙酉以旱命判典醫楊宗真行  
醮求雨宗真號碧雲本閩中道士也倭寇信

州鐵原君崔孟孫立宦者金實諫曰殿下何  
學射御擊毬乎若學射親征伐則國不國矣  
自古稱聖君者必言堯舜稱庸君者必言桀  
紂願以堯舜爲法桀紂爲戒用賢去邪以興  
至治閏月安州元帥崔元沘擊倭于永清縣  
敗之遣檢校禮儀判書尹思忠報聘于日本  
禍以封妃宥杖八十以下罪倭寇蔚州雞林  
府六月倭寇清道郡元帥禹仁烈擊走之  
帝遣還耽羅飄風人洪仁隆等十三人倭賊



自雞林向江陵道以趙仁璧爲江陵道元帥  
朴修敬爲安東道元帥兼府尹癸未太白晝  
見北元遣僉院甫非告郊祀改元天元納哈  
出亦遣文哈刺不花來及還禍曰丞相與吾  
先君稱兄弟吾以父事之遣苧麻布各一百  
五十匹倭寇龍州義州萬戶張侶擊却之庚  
寅太白晝見辛卯亦如之七月倭寇樂安郡  
遣永寧君王彬如北元賀郊祀改元前判三  
司事孫洪亮卒贈諡靖平李子庸還自日本

九州節度使源了俊歸被虜人二百三十餘  
口獻槍劍及馬倭入武陵島留半月而去八  
月倭寇餘美縣又寇隨郭二州以前雞林尹  
金光富爲合浦都巡問使遼東都司移咨都  
評議使司曰近聞納哈出遣人經由哈刺雙  
城潛往高麗行禮胡主帖古思台帖木兒亦  
遣使馳驛前往高麗會議公務切詳本國累  
嘗遣使賓貢我朝臣禮旣施異謀難畜納哈  
出等雖差人潛往本國豈意復與交通可將



胡使差人押送以表忠誠不然則姦宄自昭  
後悔無及以知密直司事池湧奇爲全羅道  
元帥九月流乳媪張氏于砥平縣時政堂文  
學許完同知密直尹邦晏托張謀去內宰樞  
林堅味等事敗張常在禁中公受賄賂多行  
不法禍嘗數往妃所張曰禮君王必擇日御  
妃嬪今何如野狗綏綏乎至是臺諫并劾不  
敬之罪流之斬完邦晏等語在崔瑩傳辛卯  
兩雹九月倭寇丹溪居昌冶爐等縣至嘉樹

縣都巡問使金光富與戰敗死移置海印寺  
所藏歷代實錄及經史諸書于善州得益寺  
以李乙珍爲忠州丹陽道兵馬使張伯淵爲  
清州兵馬使分領諸將卒以備倭寇倭寇山  
陰晉州泗州咸陽遣使西海楊廣等道簽水  
軍備倭寇以前崇敬尹李元瑄爲楊廣道上  
元帥十月梨花戊辰大霧已巳雨木冰禍移  
居梨峴新闢本柳芳係家也朝出花園視花  
木內宰樞具先王所乘輅請乘禍曰吾聞學



乘馬未聞學乘車遂却之詣太后殿上壽曰  
予今幼冲國家粗安惟太后德是賴以楸洞  
闕遠太后殿故罷之徙居于此如蒙訓誨敢  
不敬聽遣門下評理李茂方判密直裴彥如  
京師進歲貢上陳情表曰臣生十歲臣父臣  
顓暴薨祖母洪即命臣居喪次主喪事臣但  
知哀號不知所爲未幾群臣奉祖母之命請  
臣權署國事臣雖欲辭避其道無由群臣具  
表文請臣署名入奏

天子乞賜先臣謚號并臣爵命歲月逾邁迄  
今未蒙明降臣雖愚蒙豈不恐懼私心自念  
亡父能知天命所歸舉國內附降年不永奄  
爾淪逝叛臣金義盜殺使臣奔于北方祖母  
既老臣又幼弱時之多艱未有若是之甚者  
不賴

聖天子保全之惠將何以圖存哉此所以奉  
表瞻望日俟德音之至也陪臣德符回自  
京師欽奉



聖旨伏讀流汗跼天踏地若無所容祖母洪  
謂群臣曰吾孫年幼必不能別白事宜群臣  
又難自達妾當上表數奏是用差陪臣李茂  
方裴彥等齎擎祖母表文并管領金三十一  
斤四兩銀一千兩白細布五百匹黑細布五  
百匹雜色馬二百匹赴京伏望

陛下錄先臣歸附之功察祖母窮迫之情賜  
先臣謚命臣襲爵歲貢之物亦容小邦不拘  
定數隨力所辦以獻則先臣含笑地下迪我

子孫世爲 聖朝藩輔臣之至願也臣之至  
幸也伏惟 聖鑑採納王太后表曰故高麗  
國王王顥母太妃妾竊聞自古帝王臨御海  
內外萬邦蒼生共惟臣妾男爲臣女爲妾其  
類雖殊其性則同其勢雖殊其情則親故曰  
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今妾  
勢窘事迫不過號天而已

陛下即天也而視聽自我民天不言而  
陛下代之言此妾之所以觸冒天威而罄竭



所蘊也妾生十六歲事先臣王燾生二子長曰楨次曰顥楨之子曰昕曰眡相次襲位而皆早夭無後顥最後立事妾盡孝道國人悉知之天地悉鑑之及

陛下即位顥能知天命有歸樂於內附

陛下亦知其忠矣不幸短命暴亡致疑傳言失真聞于天聰

陛下怒之誠是矣雖然其亡也暴故致人疑耳非有他故也若其殺使之賊金義在途聞

顥之薨即生姦計欲立瀋王爲王逃入胡地至今不敢還國則本國之不與也明矣妾又聞興滅國繼絕世聖人之大政也况國未至於滅世未至於絕乎今禍以顥遺孤權署國事表請贈謚襲位已有年矣妾與國人無大無小日夜瞻望以俟德音而猶未降也陛下爲天地於天地之間洋洋乎發育萬物各得其性而獨小邦不霑王化妾實痛之妾實痛之又念小國濱海隣於倭國日與爲敵



故其執政皆爲將帥居中者少以坐入朝恐致踈虞儻或倭賊得志豈非小邦之不幸朝廷之所慮哉小國地薄不產金銀中國之所知也馬有二種曰胡馬者從北方來者也曰鄉馬者國中之所出也國馬如驢無從而得良焉胡馬居百之一二亦中國之所知也近因倭寇損傷殆盡布匹雖出於國中然數至於萬誠難充辦遼東流移民戶見行出榜招集妾自少未嘗妄言况敢欺天乎妾生於

大德戊戌行年八十又二朝暮當辭盛代誠不忍亡兒顓一心向化之美泯而不彰榮榮孤孫無以立於世是以犯禮法披心腹以冀陛下下一悟

陛下哀之恕之賜先臣之謚降世爵之命收歲貢之詔使小邦私圖其宜時節獻土物永遵守則妾當安心待盡而亡兒顓亦當圖所以報恩於冥冥之間矣妾以婦人享其二子三孫相繼榮養一旦遇急難不能有所別



白於 聖明之世將何以見先臣於地下乎  
今人有十金之產尚欲傳之子孫無所墜失  
况一國乎况老牛舐犢之情乎妾臨表涕泣  
不知所云遣先贊成事睦仁吉密直副使睦子  
安梁濟捕倭于全羅道戊子雷三司左使權  
仲和門下評理曹敏修相宅于檜巖以書雲  
觀言道詵所謂左蘇即此地故也壬辰大霧  
凡七日十一月禍獵于新京以慶尚道元帥  
禹仁烈為合浦都巡問使十二月杖宗簿副

今李義流于楊廣道內廂流贊成事商議梁  
伯益于昌寧以義與張氏謀事伯益知而不  
告也乙亥雷地震以同知密直慶儀為西京  
元帥禍宴李琳及琳母李氏妻洪氏于禁中  
賜洪氏卞韓國大夫人印琳等既出禍與官  
官張樂極歡尋正色曰古人有言人惟求舊  
衣必求新今臣寮在予左右言予得失交修  
啓沃雖有讒說予不信也向者張氏詆我撻  
我有國以來困辱妖物之手莫我若也幸賴



憲府糾摘妖物遠竄宮中稍安外有耆年碩  
德圖議庶政內與爾等酣酒以樂亦何妨乎  
納哈出遣人遺鷹及羊憲府上疏曰張氏本  
侍婢冒稱乳媪濫干恩寵嘗與池齋交通謀  
亂又與楊伯淵洪仲宣金濤等相應情跡暴  
露餘悉伏辜張氏幸免今又送腹心元順于  
許完尹邦晏通謀事覺完等已就典刑獨張  
氏流外今聞李義俞甫相與結黨欲令張氏  
還京乞誅張氏以絕禍根六年正月癸巳朔

放朝賀斬張氏傳首于京以右常侍朴永忠  
爲公州道兵馬使禮儀判書皇甫琳爲全羅  
道兵馬使以安東元帥朴修敬爲慶尚道都  
巡問使永寧君王彬賚詔還自北元禍馳馬  
于男山二月李茂方裴彥至登州而還茂方  
等至遼東都司奏省府臺官欽奉

聖旨所貢旣不如約陪臣不至爾中書差人  
詣彼發遣來使回還須如前約方許來貢北  
元遣禮部尚書時刺問直省舍人大都閤冊



高麗史卷三十四 十四  
隅爲大尉隅率百官郊迎倭寇永善縣有人  
自遼東來言遼東訓兵欲攻納哈出乃遣判  
事崔鄆副正安天吉于西北面覘之門下評  
理朴普老卒贈謚敬烈倭寇寶城郡入富有  
縣以洪仁桂爲江界元帥崔元祉爲泥城安  
撫使三月倭寇順天松廣寺隅獵于城東翼  
日又獵于伯顏郊崔瑩等驅獸而前隅射中  
之以韓邦彥爲安州道元帥遣密直副使文  
天式如北元賀節日謝冊命倭寇光州及綾

城和順二縣遣元帥崔公括金用輝李元桂  
金斯革鄭地吳彥閔伯萱王承寶都興禦倭  
于全羅道以尹桓爲門下侍中四月遣崇敬  
尹周誼如遼東咨曰小邦事大之禮不會有  
缺欽蒙 聖慮憂恤特降

詔旨許以三年一聘近年以來朝貢不通蓋  
因孫內侍身故金義叛逆事孫內侍本國若  
害之則當及延院使一行豈止此官金義逃  
入胡地不敢還國則本國之不干衆所共知



向使沈德符等同來使臣到來觀察曲直自  
照使臣亦既不至李茂方半塗而回如此事  
情不能上達負屈莫伸竊見都司見處東藩  
重任儻若 朝廷必使小邦受罪豈不可憐  
乞加詳察特為辨明俾小邦復遵原奉  
詔旨許容陪臣入朝始終欽蒙

聖恩世世子孫永為臣妾誼至遼東都司飛  
報 朝廷

帝命執誼至 京師以柳珣為漢陽道都兵

馬使兼漢陽尹崔瑩兼海道都統使三司左  
使趙仁璧為江陵道上元帥五月禍欲觀石  
戰戲知申事李存性諫曰此非上所當觀禍  
不悅使小豎毆存性存性趨出禍取彈丸射  
之國俗於端午無賴之徒群聚通衢分左右  
隊手瓦礫相擊或雜以短挺以決勝負謂之  
石戰倭賊百餘艘寇結城洪州右代言徐鈞  
衡掌國子監試禍欲觀詩賦題鈞衡不從曰  
場屋試題不可外洩禍醉遊花園結綵棚張



高麗史卷百三十四 十六  
樂領三司事崔瑩領諸元帥出屯東西江備  
倭刑巫蠱者六人禍以賊退與崔瑩酒召還  
憲府上疏曰我祖宗皆設書筵講論理道涵  
養氣質薰陶德性以爲理國之本上昇王遵  
祖宗之法當殿下之在潛邸也命二大臣以  
爲師傅朝夕講習其慮深遠及殿下即位之  
初日開書筵舉國欣懽近來全廢講讀中外  
臣民莫不缺望願殿下復開書筵日與老成  
大臣講論理國安民之道報平之禮所以聽

政布令實祖宗成憲先代君王奉行惟謹近  
代停廢不行非徒有虧祖宗之良法亦使軍  
國機務多所淹滯願自今勿廢報平之禮禍  
納之取及第李文和等禍賜乙科三人馬又  
以文和李琳之孫女壻賜紅鞋以不能禦倭  
杖流全羅道助戰元帥崔公括楊廣道都巡  
問使安翊斬其都鎮撫二人以典理判書金  
斯革爲楊廣道都巡問使六月禍微行至冶  
家取鍛具置冶禁中其主奔告崔瑩瑩囚之



乃詣闕請勿置治禍怒命近臣啟其主以兵  
彥爲揚廣道助戰元帥彥嘗奪人財穀送于  
其家凡五十馱時之爲帥者貪汚多若是倭  
寇井邑縣元帥池湧奇擊之禍始出報平廳  
聽政謂諸相曰凡爲王者必受命天子者當  
之今予猶未受命委政者舊聽其所爲然予  
默察其政雜然無統甚孤予委任之意自今  
以後每月初二日十六日各司之長親啓所  
職予當課其能否

帝以五月初四日雷震謹身殿頒詔赦天下  
三司右使石文成卒禍率林堅味子檄等小  
豎馳馬于男山禍移居開城尹權鎬第是月  
京城饑布一匹直米五升七月辛卯太白晝  
見經天癸巳亦如之典獄署令金德生僞造  
檢校告身十五通事覺杖之乙未以生辰宥  
二罪以下信州監務申英乙嘗爲國贖錄事  
盜官物事覺杖之屬典法爲隸全羅道元帥  
池湧奇與倭戰于鳴良鄉奪所俘百餘人以



高麗史卷之二十四 十八  
典法判書權季容爲楊廣全羅道察理使前  
判典農寺事黃希碩爲體覆使禍遣宦者李  
得芬讓崔瑩曰有民杜然後爲國今使倭寇  
侵掠至此何也我當親征瑩曰臣請往擊之  
倭寇西州又寇扶餘定山雲梯高山儒城等  
縣遂入雞龍山婦女嬰兒避賊登山者多被  
殺獲楊廣道元帥金斯革擊走之倭掠青陽  
新豐鴻山而去北元遣使頒赦納哈出使人  
亦來倭寇錦沃二州又寇咸悅豐堤等縣奉

加恩縣陽山寺太祖眞移安于順興避倭寇  
也甲寅隕霜禍令小豎坑坎後苑給知中事  
李存性陷之日以此等戲爲樂禍欲出獵李  
仁任崔瑩等止之禍曰吾素不好鷹犬諸相  
實導之也且卿等好遊畋能飛過不蹂禾稼  
耶八月遣海道元帥羅世沈德符崔茂宣以  
戰艦百艘追捕倭賊禍獵于城南凡五日以  
宦者李得芬金實爲守城元帥身佩弓矢臂  
鷹而出使宦官小豎胡歌胡笛彈琴擊鼓以



從知申事李存性獨不弓矢禍怒罰之禍又  
欲如木村之野李仁任諫曰若向木村必過  
玄陵過而不真可乎所真之物豈可猝辦且  
真當禮服將如之何禍以問崔瑩瑩對亦然  
乃止乙丑謹妃生子命名昌宥一罪以下禍  
登殿戲有窺者輒執而杖之倭寇公州金斯  
革擊斬四級羅世沈德符崔茂宣等擊倭于  
鎭浦克之奪所虜二百三十四人金斯革追  
捕餘賊于林川斬四十六級禍出遊里卷射

狗自是射殺雞犬日以為常城中雞犬幾盡  
倭焚黃澗禦侮中牟化寧功城青利等縣遂  
焚尚善二州昌城君成士達卒遣使徵兵于  
楊廣西海道啓稟使周誼在京師寄書都  
堂曰誼五月初四日到遼陽遼陽飛報  
朝廷遂致誼七月初五日入見  
帝命縛誼幽于天界寺數日中官本國人尚  
寶監丞崔安至訊其事由誼對曰凡  
朝廷所需不如約者蓋我小邦地僻民稀物



產甚少未易辦耳今

聖恩海涵春育萬邦咸寧如不憐我小邦雖誅一誼亦何濟哉中官遂以誼言入奏明日帝召誼御札示誼曰彼東夷易施輕詐往來肆毒果是求安者耶必欲根禍於將來者歟誼再拜扣頭對曰小邦豈敢肆毒其貢不如約者非忠誠不至實民貧而物不備也

帝震怒復示誼曰曩者弑其主中國已與絕交有勅諭高麗限山隔海似難聲教使彼自

為爾乃詭詐多端數來願聽統屬及至約以効貢姑定常貢之例以為驗却乃弗從果願統屬者歟抑姦詐現然歟於是命校尉將誼而出仍使監之又明日復遣崔安謂誼曰爾既來此必不得歸爾今通事先往取貢如前約復諭誼前所需馬一千已貢若干今再取輓作一千明年金一百斤銀五千兩布五千匹馬一百以為常貢之例則赦爾東夷殺使及內使之罪



高麗史卷三十四 二  
帝命如是誼敢傳達惟諸相國量之倭侵京  
山府新谷部曲禍出後苑命放群馬令左右  
捕之輒賜捕者倭屠咸陽九月禍率群少馳  
馬後苑或手自飛索以縶馬無所不爲禍升  
殿上手瓦礫擊人又入後苑與上護軍文達  
漢知申事李存性習射取存性笠爲的以密  
直副使裴克廉爲慶尚道都巡問使倭焚雲  
峯縣禍與內豎夜至密直使柳遂第索其室  
女遂曰臣之有女國人所知若行聘禮臣敢

不從是夜禍五至其第竟不得遂即榮也我  
太祖與諸將擊倭于雲峯大破之餘賊奔智  
異山以子昌有疾釋囚十月周誼還自  
京師以密直副使閔伯壹爲西京道副元帥  
禍率林檄等持竿黏雀于閭巷炙于墻下而  
啖之禍不視事日與群少馳騁閭里擊殺雞  
犬宰相諫官莫有規諫者辛未雷電壬申雷  
丙子霧禍率林檄等擊雞犬于閭里里人不  
知而罵之禍走避又獵于佛日寺之野倭焚



高麗卷三十一  
金海府十一月左司議白君寧等上疏曰殿下年甫十歲嗣承大統先王遽棄群臣南北多虞人心動搖朝夕莫保社稷之危甚於累卵殿下能以幼冲之年遵奉太后之訓謹守法度尊師好問日與將相大臣開經筵講論修身理國之道至於威儀動作之間不失尺寸四方之使莫不嗟嘆歸語其國曰聰明英偉他日大平主也由是覬覦之徒不敢生心父老懼所以望維新之化天地祖宗實知實

監佑我殿下早降元子以紹祖宗之緒實三韓萬世之福也殿下於此安可不爲子孫萬世計耶自今年正月以來道路流言殿下頗與兒輩留心鷹犬馳馬後苑臣等始聞之以爲殿下即位之初年方幼冲尚不如此况今春秋已長宮闈已備惟當作爲大經大法明示萬世豈容如此萬一有之皆兒輩所爲耳近者殿下日與頑童捨儀衛出遊閭巷宿衛之士但守空闕而已路人見龍顏不知以爲



無賴少年至有犯清塵者三韓之人無貴賤  
老少莫不舐望相告曰主上何爲至於此哉  
大臣百官皆仰屋竊嘆但畏天威不敢開口  
夫人主一身生民之休戚社稷之存亡繫焉  
故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一言之非  
取笑四方一動之失貽患萬世可不慎哉以  
殿下聰明豈不知今日所爲不合於先王之  
道也其不顧天下之非笑而爲之者必非殿  
下之意也由小人之輩進言曰今當國家多

難之日雖以人主之尊不可不習武也以此  
邪說上惑聖聽殿下不察以爲此輩真愛我  
也遂乃深信而行之夫以堂堂盛朝將相士  
卒各奮忠義凡有所向靡不摧挫豈必殿下  
親自馳馬試勇然後能保社稷哉躍馬撫劍  
匹夫之勇也好之不已必至於敗身殿下何  
學焉昔漢昌邑王馳騁田獵王吉諫而不聽  
及至爲帝不改其行輕出無節時方久陰夏  
侯勝諫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又不聽終致



高麗史卷三十四  
傾覆爲天下笑殿下受太祖四百六十餘年  
之社稷三韓億兆之命懸於殿下之一身萬  
一馬逸顛蹶其於宗廟社稷何洪範有之曰  
狂恒雨若今自孟冬以來連月淫雨天之眷  
眷於殿下而欲其改過遷善者明白切至矣  
伏望殿下上念天心下察輿情爲社稷萬世  
計放黜頑童無復輕舉親御報平廳聽斷萬  
機日開經筵詳延老成講論治道成就聖學  
如有行幸則一遵祖宗故事必待中嚴外辦

百官序立天仗整齊清道而後行禍不聽禍  
與承旨徐鈞衡馬一匹辛卯霧禍欲學鑄鏡  
召鏡匠禁賊使安吉祥病死日本押物中郎  
將房之用還探題將軍五郎兵衛等使偕來  
獻土物十二月禍遊黃丙沙洞遇美女携入  
民家淫之又嘗奪密直李種德妓妾梅花淫  
于路傍人家尋納宮中禍遊戲晝夜聞人有  
女輒突入奪之遣門下贊成事權仲和禮儀  
判書李海如京師貢金三百兩銀一千兩



馬四百五十匹布四千五百匹請謚承襲請  
謚表曰聖君恤典易名示終孝子至情顯親  
爲重肆當呼籲采極凌兢伏念臣否運之逢  
嚴顏奄棄上表請謚瞻企今爲七年對影撫  
躬悲傷則如一日茲殫悃幅益切悚惶伏望  
陛下察外夷布列之雖多如先臣歸附者有  
幾特頒茂渥以慰貞魂臣謹當與祖考爲一  
心幸釐箕域傳後昆於萬世永作漢藩請承  
襲表曰天臨在上敷施生物之仁情動乎中

顯望分茅之命茲當呼籲采切兢惶伏念臣  
爰從弱齡已值否運徘徊對影恨末由兄友  
弟恭怵惕存心庶無墜父作子述故再陳襲  
爵之請而上達向化之誠自始至今益勤無  
怠歲律已七周之久星軺無一介之來瞻企  
未涯敷陳以表志願所在神明共知伏望  
陛下記先臣歸附之初愍小國危疑之際不  
責既往而許自新特頒綸綍之音俾守箕裘  
之業臣謹當既飽以德保釐青社之群生永



正嘉慶卷三十四 二十六  
終是圖拜獻華封之三祝禍以李仁任生日  
至其第張樂酣飲至夜乃罷與馬二匹憲府  
上疏曰惟我先王宵衣旰食惕厲寅畏日與  
大臣講論理道出入起居罔敢或輕必諏日  
擇方整備儀衛然後行近年以來倭寇侵陵  
國家多難大元近居北鄙大明屯兵遼瀋  
朝夕覘我事情將然之患不可測正殿下兢  
畏勵精非禮勿動之時也而日率群少輕出  
遊戲閭巷險隘無所不至恐有顛蹶之虞不

醉

測之變也禍覽疏頗慙悔欲讀書今進通鑑  
一部七年正月丁亥朔放朝賀禍畋于東郊  
又登殿屋上二月以朴林宗爲西京都巡問  
使禍畋于西郊以李仁任爲門下侍中崔瑩  
守侍中禍移居院使金光壽第以南秩爲慶  
尚道都巡問使倭焚寧海府癸未日有黑子  
遣使賑慶尚全羅道饑禍畋于長湍三月禍  
火獵于東郊次壺串放群馬手飛索以縹之  
權仲和等至遼東都司以歲貢不滿定額却



之乃還以門下評理羅世爲東江都元帥贊  
成事黃裳爲西江都元帥浚江要衝皆置元  
帥以備海寇凡十五所倭寇江陵道遣簽書  
密直南佐時密直副使權玄龍擊之時是道  
大饑備禦甚疏遣同知密直李崇率交州道  
兵以助之戊戌大雪二日全羅道饑民多餓  
死諸戍卒及人民逃散過半崔瑩請蠲濱海  
州郡三年租稅從之復營壽昌宮倭寇松生  
蔚珍三陟平海寧海盈德等地焚三陟縣江

陵道副元帥南佐時報倭入三陟蔚珍欲取  
吾斤沓谷兩倉之穀不克而退今徵聚飢民  
守之爲難請發倉賑饑至秋還之江陵道助  
戰元帥報交州道簽兵皆羸弱不可用其步  
兵今已放遣請除烟戶軍先簽閑散官且今  
朔方道騎兵二百來助從之四月攝事于諸  
陵獻官闕以堂後柳謙錄事鄭修遺忘不告  
都堂也都人以釋迦生日張燈禍欲微服徒  
行觀燈下馬僕人牽退少遲禍手策馬蹶傷



其面憲府以內乘別監邊伐介等掌廐馬不能調習而又非時進馬至使上驚動請罪之乃杖流伐介等五人已巳兩雹倭自智異山逃入無等山樹柵圭峯寺巖石間三面峭絕唯小逕緣崖僅通一人全羅道都巡問使李乙珍募敢死士百人乘高下石以火箭焚其柵賊窘墜崖死者甚衆餘賊走海竊小船而遁前少尹羅公彦以快船追及盡殺之擒十三人以旱慮囚五日倭寇伊山戍楊廣道都

巡問使吳彥戰却之斬八級擒一人海道萬戶崔七夕私放軍三十餘人以其糧送于家事覺下獄雞林元帥尹虎斬倭十一級遣判典農事李龜哲于西北面刺探定遼衛事變京都有一尼自稱彌勒人皆信之爭施米布憲司杖流之宥二罪以下書雲觀言旱既太甚請禁屠殺罷土木之役安東兵馬使鄭南晉擊倭斬十六級倭寇寧海府遣密直提學張夏及判事楊宗真禱雨于開城大井是日



兩與夏廐馬三司右使柳遂卒慶尚道高靈  
郡饑棄兒滿路餓死者不可勝計六月憲府  
言僧徒多依近幸受上押願文橫行中外願  
自今如有夤緣受押者罪之且州郡吏苟避  
鄉役者多請除中科舉立軍功外勿許免鄉  
徧納之倭寇庇仁縣以密直鄭地爲海道元  
帥安東兵馬使鄭南晉體覆使黃希碩捕倭  
禍與酒及馬禍畋于延福亭倭焚永州倭船  
五十艘至金海府圍山城元帥南秩擊却之

秩又戰于寧海蔚州梁州彥陽等處凡五合  
斬八級以前密直使池湧奇爲楊廣全羅慶  
尚道助戰元帥海道元帥鄭地病以門下評  
理商議沈德符代之禍奪騎人馬出遊時內  
乘畏憲府不敢非時進馬故禍頻奪人馬於  
是詣闕者皆匿其馬知門下府事商議李韜  
卒贈謚翼孝倭寇蔚珍縣權玄龍與戰中槩  
遂奮擊敗之斬二十級獲馬七十匹禍奪騎  
人馬出遊手執鐵杖遇狗擊殺之一日所殺



或至二十餘料物庫及諸倉庫告罄因倭寇  
與旱災未納貢賦故也禍乘醉馳馬于龍首  
山墮馬輿還七月倭寇金海府慶尚道按廉  
報倭入丑山島欲寇安東等處甫州普門社  
所藏史籍請移內地遣史官移置忠州開天  
寺庚寅以禍生辰宥一罪以下禍集群妓宮  
中爲長夜之樂自是殆無虛日倭寇固城縣  
南秩與戰斬八級濟州人飄泊上國境時  
大明疑我從北元見囊中書有紀洪武年號

喜厚慰遣還遣前判事李希椿于楊廣交州  
道監造戰艦遣副正鄭連于定遼衛以探事  
變辛亥大雨八月禍今群妓奏樂與布一百  
五十匹抄坊里人及京畿丁夫修城門頌祿  
未贍自七品以下皆給以布宦者朴元常導  
禍作十六天魔樂憲司上疏斥之禍改于新  
京書雲觀請移都於是議徙漢陽九月倭寇  
永州瑞州禍獵于郊聚牧馬手飛索以縶之  
以中外官印制無等改鑄之南秩擊智異山



餘倭斬四級并獲馬十六匹十月壬子朔日  
食憲府言變恠屢見禍患可畏請夙興夜寐  
恐懼修省不聽禍敗于江陰縣宴樂達曙賜  
奏樂人布一百匹辛酉大霧豐儲倉告匱禍  
率宦官二三人夜二鼓踰宮牆而出直宿諸  
臣不知所之大驚俄而禍還倭寇臨河縣壬  
申慧見于氏長文餘十五日乃滅遣門下評  
理金庚如 京師賀正禍敗于江陰縣令女  
妓樂師奏樂徹夜與布百匹十一月癸未雷

丙戌震電兩雹遣密直使李海如 京師獻  
馬九百三十三匹以前典工判書崔賢進爲  
水原富平道兵馬使海陽萬戶土音不花遣  
人獻鷹禍悅倭寇保寧縣靜州吏立閑石元  
益李松壽等叛入遼瀋境誘民屯聚爲賊入  
寇昌州倭寇密城郡知兵馬事李興富斬三  
級禍夜遊閭里路遇徼巡官追射之自是日  
與倡妓官豎遊戲無度連宵不寐好晝寢日  
暮乃興十二月壬戌以謹妃生日宥二罪以

7  
ル



下延山府人任加勿爭財殺其兄軍器少尹  
鳳起及妻孥乃囚加勿于獄耦納謹妃宮人  
釋婢寵愛之書雲副正盧英壽之女也英壽  
威遠縣人初爲長寧公主媵臣金庾李海至  
遼東不納乃還八年正月門下評理成元揆  
卒贈諡簡憲性姦以能稱遼東胡拔都率兵  
一千潛渡鴨江突至義州圍上萬戶張侶家  
侶與其子思吉思冲力拒之侶被創二子俱  
中矢胡拔都奪侶財產及馬十五匹以去副

萬戶崔元沚追擊斬二十餘級侶本化寧人  
入鎮爲義州站吏能射御賂權貴得拜萬戶  
性貪而無知人心不附遂爲賊所輕禍謁玄  
陵正陵遂畋于開城賑慶尚江陵全羅道饑  
二月以門下評理韓邦彥爲西北面都體察  
使兼安州道上元帥前知門下事商議金用  
輝爲都安撫使兼副元帥以備定遼衛兵判  
書雲觀事張補之等上書以變恠屢見請遷  
都避灾禍下其書都堂李仁任執不可遂寢



以德城君吳季南爲慶尚道都安撫使封釋  
婢爲毅妃父盧英壽爲大護軍母爲福安宅  
主倭寇林州都巡問使吳彥擊之不克置盤  
纏色令大小文武官吏出馬匹及紵麻布有  
差以備歲貢賜給毅妃印以義順庫爲妃私  
藏禍以子昌病宥二罪以下甲戌日有黑子  
大如雞卵凡三日有私奴無敵自稱彌勒化  
身伏誅海陽萬戶金同不花遣其子夫耶介  
爲質閏月倭寇林州扶餘石城禍畋于南郊

禍與閻豎內乘惡少輩馳騫閻擊殺雞犬  
奪人鞍馬金同不花遣人獻鷹禍與衣服禍  
獵于東郊禍嘗曰吾聞史官記吾過失若見  
則吾必殺之由是史官不敢近倭寇平海郡  
金同不花以所管人民來投處之禿魯兀之  
地日本歸被虜男女百五十人無麥苗三月  
倭寇三陟蔚珍羽溪等縣立毅妃府曰德昌  
拜盧英壽爲密直使時毅妃寵傾後宮衣服  
器皿奢麗之物過於謹妃由是其父亦榮顯



不日封君氣焰輝赫倭寇寧越禮安榮州順興甫州安東四月憲府劾慶尚道都巡問使南秩不能禦倭事下都堂李仁任與秩善止令安置宜寧縣禍夜出觀燈禾尺群聚詐爲倭賊侵寧海郡焚公廨民戶遣判密直林成味同知密直安沼密直副使皇甫琳前密直副使姜莖等追捕之成味等獻所獲男女五十餘人馬二百餘匹禾尺即揚水尺遣門下贊成事金庚門下評理洪尚載知密直金寶

生同知密直鄭夢周密直副使李海典工判書裴行儉等如京師進歲貢金一百斤銀一萬兩布一萬匹馬一千匹禍畋于江陰江陵道上元帥趙仁璧副元帥權玄龍與倭戰斬三十級西海道按廉使李茂獻所獲禾尺三十餘人馬百匹諸道按廉守令各獻所獲下巡軍鞠之斬其首謀者沒入妻孥馬匹餘皆釋之都評議使司牒諸道按廉分置諸州比平民差役有不從令者斬之以密直副使



李居仁爲慶尚道都巡問使密直副使尹有麟爲全羅道都巡問使倭踰竹嶺寇丹陽郡元帥邊安烈韓邦彥等擊敗之五月慶尚道陝州有一私奴自稱劍大將軍其徒一人稱抄軍將軍一人稱散軍將軍聚徒衆群行剽掠將殺其主及守令以作亂按廉使安景恭遣州軍捕斬之取及第柳亮等倭寇永春縣丁卯太白晝見倭寇淮陽府六月宥二罪以下禍如尚乘閱馬如惠妃殿如盧英壽家自

是尚乘及英壽李仁任家無日不至或一日九至設宴其他所往不可勝紀金庾等至遼東不納乃還倭寇慶山大丘花園雞林等處又寇通溝縣遣典法判書趙浚爲慶尚道體覆使以李仁任領門下府事崔瑩領三司事洪永通爲門下侍中李子松守門下侍中諫官鄭登等上疏曰人主一身萬化之源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係焉古之人君克慎威儀非禮勿動有所行幸必備儀衛動必以時



出必端門行必黃道殿下但率一二僕從晝  
夜馳騁閭巷竊念鑿車在前屬車在後猶恐  
有銜槩之虞况以一二僕從不限晨夜馳騫  
街曲萬有驚蹶之患其可悔乎矧今南國屯  
兵近境倭賊深入州縣又有草賊竊發其反  
聞者窺覘京都屢見獲焉由此觀之安知不  
有姦人刺客之變耶此舉國臣民所共寒心  
也伏惟殿下深慮動必以禮出入有節宗社  
幸甚禍不聽七月以張夏為各道山城巡審

使我

太祖以門下贊成事為東北面都指揮使時  
胡拔都虜掠東北面人民而去以

太祖世管其道軍務威信素著遣以慰撫  
帝平定雲南發遣梁王家屬安置濟州禍遣  
密直司使柳藩如京師賀表曰大春秋之  
一統運啓中邦整雷霆之六師威加南極捷  
音遠播喜氣旁騰竊以虞書載有苗之征漢  
史記交趾之擊蓋其執迷而干紀故乃聲罪



而致討叢爾雲南濱於海徼妄謂險遠之足恃敢肆跳梁而不恭爰出睿謀偉矣萬全之舉克平獷俗赫然一怒而安息馬投戈超今邁古茲益

陛下重華協德光武同符告厥成功混車書寰宇之內屈此群醜置俘虜海島之中是宜氛祲之消益慰神人之望伏念臣幸逢昭代欣聞凱歌攝政登東雖阻駿奔之列陳詩美上聊申燕賀之誠八月戊子太白晝見彗星

見太微東藩長丈餘議定遷都漢陽諫官上疏止之不聽有鄭賡者入定妃殿潛通侍女杖流延安府杖侍女黜之禍出正殿視事禍獵于新京九月白州守洪順上書曰南京鎮三角山火山也木性之國不宜爲都禍不聽賜宮女理裝布五千餘匹命守侍中李子松留守癸酉禍至漢陽十月禍畋于郊倭寇南原慶尚道助戰元帥知兵馬事沈于老斬倭三級禍被酒馳騁閭里墜馬傷面十一月大



高麗史卷三十四 三十八  
司憲盧嵩等上疏曰近日殿下出遊入直辭  
內府令李德時不以告百官有司內乘金天  
守等進不調習之馬以致顛蹶請鞫其罪從  
之禍如鷹揚軍上護軍李存性第曰予少好  
馳馬今尚不能自已存性曰地方冰凍恐馬  
顛躓願爲宗社自重禍不悅遣同知密直司  
事鄭夢周版圖判書趙胖如 京師賀正仍  
進陳情請謚承襲表陳情表曰歲貢下之奉  
上天聰高而聽卑力或未周情在必達臣禍

少而孤苦加以愚蒙處朝鮮山海之間壤地  
褊小值日本干戈之際財賦凋殘雖懷事大  
之忠未徹燭微之鑑歲月逝矣日夕惕然伏  
望

陛下記先臣翼翼之心憐孤臣榮榮之疚示  
教條之寬大通行李之往來則臣謹當保一  
方之人民罔愆于度爲萬世之臣妾永觀厥  
成請謚表曰丕視功載雖舊不遺永言孝思  
惟親是顯茲殫悃幅庸浼高明竊以禮莫重



於示終德莫加於懷遠此帝王之懿範而古  
今之恒規先臣顯於洪武七年薨逝之後累  
次上表請謚未蒙明降歲律悲於九更天聰  
敢於再瀆伏望

陛下特頒恤典以慰貞魂則臣謹當率先考  
以移忠與東人而祝壽承襲表曰茅土之封  
帝王所以樹屏箕裘之業人子所以承家冒  
貢愚衷敢干聰聽伏念臣年方十歲喪我先  
臣對影無依悼歲月之徂逝撫躬自幸蒙天

地之生成第錫命之尚稽肆傾心之益切伏  
望

陛下以九經懷柔之道舉萬國封建之權俾  
臣之微纘父之服則臣謹當嘉與父老祝皇  
齡之萬年以至子孫修侯服於百世以天變  
屢見放輕繫十二月命曹敏修守松京禍畋  
于郊至暮不返群臣失禍所之夜深乃還



列傳卷第四十七

列傳卷第四十八 高麗史一百三十五

高麗史卷一百三十五 高麗史卷一百三十五 高麗史卷一百三十五

敬修

辛禡三

九年正月癸丑納哈出遣文哈刺不花請尋  
舊好禡如謹妃殿作儺戲翼日禡以妓樂出  
遊時寒風甚烈禡手自吹笛謂妓輩曰手凍  
吹笛甚苦鄭夢周等至遼東都司稱有勅不  
納止納進獻禮物勅曰天覆地載日月所臨



為蒸民之主封疆雖大小之殊治民之道莫  
不亦然其盡大地之民亘古至今豈一主而  
善周育者也前者三韓酋長為臣所弑弑後  
疊來奏朕臣貢如常却之再三不止特以歲  
貢難之必止今不止而固請乃以前數年零  
碎之貢合而為數而暗為愚侮然三韓之域  
奠於中國之東滄海之外朕觀我中國之書  
其方之人不懷恩而好構禍縱使暫臣亦何  
益哉爾守遼諸將固守我疆毋與較徵今以

數年之物合而為一稱為如勅其意未誠符  
到之日仍前阻歸不許入境止許自為聲教  
胡拔都來掠泥城中流矢走門下府上書請  
還松京丁巳禡徒行如謹妃殿禡出遊百官  
侍衛禡忌之馳馬還遼東都司移文曰高麗  
臣事大明不宜與納哈出通好今聞納哈  
出遣文哈刺不花請好高麗厚禮以慰之其  
於臣事大明之意如何如欲免罪莫若檻  
送文哈刺不花以効其誠不然雖有後患悔



之何及二月戊寅禍帶弓矢馳馬于郊翼日  
又畋十郊以僧混修爲國師粲英爲王師禍  
觀打魚于楊州禍發漢陽時軍民甚苦暴露  
及行火其廬幕以冀不復來也賜楊廣道按  
廉柳克恕交州道按廉崔資廐馬各一匹克  
恕資皆姦慧諂善伺候人意當禍之南遷  
剝民膏血窮極珍羞賂遺權貴以取媚悅故  
賜之已丑禍還松京以宰臣朴原鏡第爲時  
坐宮設彩棚雜戲以迎成均學生獻歌謠禍

曰學生何其少耶廉興邦對曰往者養賢庫  
充羨能養諸生故人爭入學今匱乏不能養  
故少禍曰其給豐儲倉米養之禍宴群臣于  
花園夜分乃罷以柳曼殊爲慶尚道元帥兼  
合浦都巡問使羅世爲海道元帥三月己酉  
禍馳馬於市有人走避禍追及以鐵如意擊  
之遂如惠妃殿典理惣郎裴仲倫妻與族僧  
云珪通逃至延安府捕鞫之杖仲倫妻沒爲  
官婢云珪斃獄中禍率林檎等十餘騎如惠



妃殿又如盧英壽第馳馬射狗又如安逸院  
院尼寺也以旱禁酒前副正禹吉逢殺妻逃  
捕鞫之慶尚道按廉呂克諶言河陽永州報  
令化令河東等處有閑曠地請屯田以助軍  
餼從之於是克諶奪人祖業田或奪耕牛民  
失其業怨讟旁興禍如李仁任第前郎將鄭  
元甫嘗詐稱川寧安集繫獄逃又稱居昌安  
集赴任營私伏誅以曹敏修爲門下侍中林  
堅味守門下侍中以林堅味及都古敷禹玄

寶李存性提調政房禍臂鷹畋于郊四月禍  
封崇國師王師出花園遙禮之三司右使林  
成味卒贈謚忠簡以早宥二罪以下竹城君  
安克仁卒贈謚文定取及第金漢老等我  
太宗擢丙科第七人禍馳馬于東郊遊于佛  
日野禍觀石戰戲五月禍令成均館進四書  
讀論語數章即輟禍如寶源庫祈雨壇親自  
擊鼓以禱禍冒雨出遊前判事韓仲寶嘗安  
撫濟州矯旨縱欲下巡軍獄其弟上護軍仲



良素與仲寶不友至是喜仲寶得罪疏其過惡投匿名書于李存性第并下仲良獄並杖流邊地陟城君朴原鏡卒慶尚道按廉報晉州等處麥穗三四歧禍潛至壺串觀牧馬宿衛者皆失所之知門下商議閔伯宣卒有私婢一產三男賜米二十碩前判事趙瑚與宦者爭田宦者訴禍杖瑚流遂安郡六月密直使金寶生卒禍畋于延福亭三日交州江陵道禾尺才人等詐爲倭賊寇掠平昌原州榮

州順興橫川等處元帥金立堅體察使崔公括捕斬五十餘人分配妻子于州郡臺諫交章上言曰自我太祖統一三韓子孫相繼事必師古乘輿出入必因宗廟會同賓客等事未有無事而妄行者至于求陵不遵祖宗之法不從諫臣之言日與群小嬉遊閭里聲聞上國終有岳陽之行貽我無窮之恥今殿下遊幸無節從以數騎馳騁無方臣民缺望願上畏天命下法祖宗出入有節侍衛有儀無



或輕出以慰臣民之望以求宗社之福倭寇  
慶尚道吉安安康杞溪永州新寧長守義興  
義城善州等處禍宴宰相于花園倭寇丹陽  
堤州酒泉平昌橫川榮州順興等處以王安  
德爲楊廣道助戰元帥遣典儀令禹夏于慶  
尚道督察元帥禦倭勤怠聞人金剛欲娶皇  
甫加之女不果托以他事訴于禍因巡軍以  
羅世爲慶尚道助戰元帥以倭寇闌入內地  
移忠州開天寺所藏史籍于竹州七長寺戊

戊禍以盧英壽生日宴于花園七月漢陽府  
尹張夏捕倭反聞三人以倭寇方興今在外  
閑散奉翊通憲皆赴征禹夏督諸兵馬使擊  
倭于義城斬三級知順州事黃安信嘗監運  
軍糧盜用米七十五石事覺有司將置於法  
以戚連毅妃止令削職倭寇大丘京山善州  
仁同知禮金山等處禍賜安東府使李忠富  
廐馬曰戮力防禦以保胎室以尹可觀爲慶  
尚道助戰元帥禹夏督諸兵馬使與倭戰于



禮安斬八級又戰于順興斬六級遼潘草賊四十餘騎侵掠端州端州萬戶陸麗青州萬戶黃希碩千戶李豆蘭等追至西州衛海陽等處斬渠魁六人餘皆遁去交州江陵道都體察使崔公招遇倭于芳林驛斬八級奪其兵仗及馬五十九匹八月壬申朔書雲觀丞池巨源告日食不果食重房請治其罪乃杖七十以門下贊成事趙仁璧爲東北面都體察使判開城府事韓邦彥爲上元帥門下贊

成事金用輝爲西北面都巡察使前版圖判書安思祖爲江界萬戶時

大明責事大不誠屢侵邊境故備之禍如定妃殿遂如林堅味第馳馬閭巷倭陷居寧長水等縣分兵欲寇全州全州副元帥皇甫琳戰于礪峴却之以門下評理文達漢爲楊廣道都察理使知門下事安慶爲都安撫使保安君朴壽年爲都巡慰使倭賊一千三百餘人寇春陽寧越旌善等處壬午禍奪騎林檟



高麗史卷一百三十一  
馬如盧英壽第檄及宦官皆步從遂如定妃  
殿萬頃安集金瑞元鎮撫韓福押漕轉托以  
漂沒竊米布囚鞫之癸未禍如定妃殿夜又  
至不克入左司議權近等上書戒逸遊禍嘗  
馳騁閭里然猶忌臺諫官豎等進說曰臺諫  
皆上所除如有忤旨替之何難自是禍益輕  
臺諫無復忌憚遊戲畋獵無度近又與同僚  
極諫禍醉甚欲射之倭寇任實縣我  
太祖大破胡拔都于吉州遣門下贊成事金

庚賀聖節請謚承襲陳情密直副使李子庸  
賀千秋節請謚表曰節惠易名是皇王之恤  
典顯親歸美惟人子之孝忱竊念臣父先臣  
顯早襲世封邈居藩服際昌辰之肇啓知景  
命之有歸慕義一朝率先款附輸忠七載罔  
或怠荒奈不弔於昊天而奄辭於盛代顧以  
委質而至此謂應賜謚而示終歲律已屆於  
十更天語未蒙於一降肆陳愚懇再瀆聖聰  
伏望 陛下憫先臣之誠哀孤臣之志特賜



殊號以旌貞魂則臣謹當率考攸行恒無替  
於厥服順帝之則用永保於斯民承襲表曰  
錫命推恩仰惟聖君之典踐位行禮實爲孝  
子之心敢此籲呼采增惶懼臣聞詩歌續考  
宣王所以待韓侯傳稱揚名仲尼所以語會  
子以斯爲美終古則然欽惟

陛下体舜舞干師湯弛畧分茅胙土措天下  
於泰山歛福錫民躋一世於壽域遂致多方  
之面內而無匹夫之向隅如臣者方在弱齡

即喪嚴父對影海曲哀吾生之曷歸翹首雲  
霄望俞音之益切伏望

陛下憐臣移孝爲忠之至願諒臣以小事大  
之微誠特霈洪私俾承先業則臣謹當之屏  
之翰永保箕封曰壽曰康恒申華祝陳情表  
曰高高在上降監孔昭斷斷無他敷奏則瀆  
采切兢惕輒覲允俞伏念蕞爾小邦際於興  
運天休滋至非遠人之與京國步斯頻奄先  
臣之不祿肆嬰多故已至十年洪武十一年



差陪臣沈德符等進獻馬匹金銀器皿等物  
回還費奉

詔旨節該今歲貢馬一千差執政陪臣以半  
來朝明年貢金一百斤銀一萬兩良馬一百  
匹細布一萬匹歲以為常欽此祇承教條靡  
違啓處但金銀之不產遐邇所知而馬匹之  
未數褊小攸致每被都司之阻尚稽天府之  
充洪武十五年再行儘力措辦金銀布匹馬  
匹轅足原奉之數差陪臣金庾洪尚載金寶

生鄭夢周李海裴行儉管押前赴廷到  
於遼東甜水站聽候閒蒙都司差來徐千戶  
錄示

聖旨節該歲貢以數年之物合而為一其意  
未誠仍前阻歸不許入境欽此金庾等欽遵  
回還當年六月再差陪臣周謙前去懇告亦  
蒙阻回八月差陪臣柳藩費擎表文進賀平  
定雲南亦蒙阻回十一月差陪臣鄭夢周費  
擎表箋進賀洪武十六年正旦亦蒙阻回即



差陪臣沈德符等進獻馬匹金銀器皿等物  
回還贖奉

詔旨節該今歲貢馬一千差執政陪臣以半  
來朝明年貢金一百斤銀一萬兩良馬一百  
匹細布一萬匹歲以為常欽此祇承教條靡  
違啓處但金銀之不產遐邇所知而馬匹之  
未數編小攸致每被都司之阻尚稽天府之  
充洪武十五年再行儘力措辦金銀布匹馬  
匹轆足原奉之數差陪臣金庾洪尚載金寶

生鄭夢周李海裴行儉管押前才朝廷到  
於遼東甜水站聽候閒蒙都司差來徐千戶  
錄示

聖旨節該歲貢以數年之物合而為一其意  
未誠仍前阻歸不許入境欽此金庾等欽遵  
回還當年六月再差陪臣周謙前去懇告亦  
蒙阻回八月差陪臣柳藩費擎表文進賀平  
定雲南亦蒙阻回十一月差陪臣鄭夢周費  
擎表箋進賀洪武十六年正旦亦蒙阻回即



目欽遇<sup>2</sup>王節千秋節例合進呈表箋誠恐  
仍前阻回臣與一國臣民進退無憑驚惶失  
措所願微誠之必達雖加嚴譴而何辭謹遣  
陪臣重大匡門下贊成事金庾等謹奉表箋  
赴 朝廷進賀伏望  
陛下愍先臣方進忠而未終哀孤臣欲繼志  
而弗獲特頒  
詔旨俾詣趨踰則臣謹當不二不三謹修候  
度時萬時億恒祝皇齡先是我使行由遼東

輒不得達故令庾等航海而往我  
太祖獻安邊之策曰北界與女真達遼瀋  
之境相連實為國家要害之地雖於無事之  
時必當儲糧養兵以備不虞今其居民每與  
彼俗互市日相親狎至結婚姻而其族屬在  
彼誘引而去又為鄉導入寇不已唇亡齒寒  
非止東北一面之虞也且兵之勝否在於地  
利之得失彼兵所據近我西北舍而不圖乃  
以重利遠嗾我吾邑草甲州海陽之民以誘



目欽 聖節千秋節例合進呈表箋誠恐  
仍前阻回臣與一國臣民進退無憑驚惶失  
措所願微誠之必達雖加嚴譴而何辭謹遣  
陪臣重大匡門下贊成事金庾等謹奉表箋  
赴 朝廷進賀伏望  
陛下愍先臣方進忠而未終哀孤臣欲繼志  
而弗獲特頒  
詔旨俾詣趨踰則臣謹當不二不三謹修侯  
度時萬時億恒祝皇齡先是我使行由遼東

輒不得達故今庾等航海而往我  
太祖獻安邊之策曰北界與女真達遼瀋  
之境相連實為國家要害之地雖於無事之  
時必當儲糧養兵以備不虞今其居民每與  
彼俗互市日相親狎至結婚姻而其族屬在  
彼誘引而去又為鄉導入寇不已唇亡齒寒  
非止東北一面之虞也且兵之勝否在於地  
利之得失彼兵所據近我西北舍而不圖乃  
以重利遠嗚我吾邑草甲州海陽之民以誘



致之今又突入端州兗魯兀之地驅掠人物  
以此觀之我之要害地利形勢彼固知之矣  
臣受任方面不可坐視謹籌邊策以聞禦寇  
之方在於鍊兵齊舉今也以不教之兵散處  
遠地及寇之至倉皇招集比其至也寇已虜  
掠而退雖及與戰其如不熟旗鼓不習擊刺  
何願自今鍊兵訓卒嚴立約束申明號令待  
變而作無失事機又師旅之命繫於糧餉雖  
百萬之師有一日之糧方為一日之師有一

月之糧方為一月之師是不可一日無食也  
此道之兵昔運慶尚江陵交州之穀以給之  
今以道內地稅代之比因水旱公私俱竭加  
以遊手之僧無賴之人托為佛事冒受權勢  
書狀干謁州郡借民斗米尺布歛以覲石尋  
丈號曰反同徵如逋債民以飢寒又諸衙門  
諸元帥所遣之人群行傳食剝膚槌髓民不  
忍苦失所流亡十常八九軍之糧餉無從而  
出乞皆禁斷以安百姓又道內州郡介於山



海地狹且脊令其收稅不問耕田多寡唯視戶之大小和寧於道內地廣以饒皆爲吏民地祿而其地稅官不得收取民不均餉軍不足今後道內諸州及和寧一以耕田多寡科稅以便公私又軍民非有統屬緩急難以相保是以先王丙申之教以三家爲一戶統以百戶統主隸於帥營無事則三家番上有事則俱出事急則悉發家丁誠爲良法近來法廢無所維繫每至徵發散居之民逃竄山谷

難以招集今又旱饑民心益離彼用錢谷餌以招納潛師以來虜掠而歸一界窮民旣無恒心又皆雜類彼此觀望惟利之從實爲難保乞依丙申之教更定軍戶使有統屬固結其心又民之休戚繫於守令軍之勇怯在於將帥今之爲郡縣者出於權幸之門恃其勢力不謹其職以致軍缺其湏民失其業戶口消耗府庫虛竭乞自今公選廉勤正直者俾之臨民字撫鰥寡又擇堪爲將帥者俾之摠



戎捍禦國家倭陷沃州報寧等縣禍常置妓  
女子宮中惡其誨淫黜之未幾復召納之金  
斯革擊倭于木州黑站斬二十級禍畋于長  
湍縣三日以門下評理池湧奇爲全羅道都  
元帥九月壬寅禍如前典工判書王興第時  
興以其女妻邊安烈子顯期在明日禍曰聞  
汝將嫁女其俟予命嫁之令出其女興伏於  
庭曰臣女幼駿且其母被疾避寓無方何心  
納壻禍瞋目叱曰小豎欺我耶翼日召興曰

母嫁汝女汝不從命罪及妻孥侍中曹敏修  
等曰安烈爲國名將厥功甚懋今奪其婦將  
臣孰不觖望臣等爲殿下痛心乞許成婚不  
聽至暮幸興第興已空其家而避之禍大怒  
興不得已對曰惟命以知門下事李乙珍爲  
江陵道元帥憲府劾入直辭韓福卿及各成  
衆愛馬薛里別監皆不侍從致使上獨遊閭  
里禍不悅甲辰禍令王福命擇嘉禮吉日福  
命曰臣之孫女得疾避居未知所在禍曰我



高麗史卷一百三十五  
既與王興約卿何方命乎日本國歸被虜男女一百十二人以大護軍鄭承可爲五道體覆使檢察軍容虛實戰守勤怠憲府論官者禮儀判書曹恂導禍荒淫流于全羅道內廟倭寇江陵府屬縣倭陷淮陽府設鎮兵法席子重興寺命判書雲觀事崔融路徐師昊所立碑蓋以立碑之後兵革不息水旱相仍故也倭寇金化縣陷平康縣京城戒嚴徵平壤西海道精兵入衛遣前政堂商議南佐時知

密直安紹密直高議王承貴王承寶鄭熙啓印海開城君王福命判開城府事郭璇等往擊之禍如尚乘及林堅味盧英壽第遂馳騁閭里遇典理掾郎朴德祥撻之奪其馬侵夜遊戲侍從皆失所之道遇人輒自杖之至有斃者倭陷洪川縣元帥金立堅李乙珍與戰斬五級大設鎮兵法席于中外佛宇共一百五十一所供費不可勝計赴防軍士自備糗糧南佐時等擊倭于金化縣敗績王承貴中



夫禍如李仁任盧英壽李琳第琳適宴族屬  
禍既醉遂率琳及族屬而還置酒極歡十月  
都體察使崔公祐至狼川倭突出掩擊擒公  
祐子乙亥大雨震電丙子亦如之禍冒雨馳  
騁里巷捕雞刺狗四至尚乘三至盧英壽家  
張樂達曙體覆使鄭承可與倭戰于楊口敗  
績退屯春州賊追至春州陷之遂侵加平縣  
元帥朴忠幹與戰逐之斬六級賊入據清平  
山以贊成事商議禹仁烈爲都體察使前密

直林大匡爲助戰元帥往擊之泥城萬戶曹  
敏修遣兵馬使朴伯顏覘遼東伯顏還言鞍  
山百戶鄭松云遼東惣兵官奏帝曰韃韃遣  
文哈刺不花於高麗欲與攻遼請遣兵救之  
帝命孫都督等領戰艦八千九百艘征高麗  
孫都督到遼東又三分遼東軍發船向高麗  
會韃韃擊渾河口子盡殺官軍屯兵渾河都  
督兵與戰不克還禍聞之命都堂議備邊交  
州道按廉使鄭符道遇倭賊百餘騎賊急擊



之符脫入林間從吏輜重印章皆被奪掠以  
倉庫奴隸因收田租侵漁百姓分遣田民都  
監官于諸道癸未禍率數騎放鷹于橐駝橋  
畔捕雀夜率巡綽官如定妃殿乙酉以毅妃  
生日宴宰樞耆老于禁中丙戌早出遊百官  
衙會失禍所之遂罷朝臺省交章諫曰從諫  
弗咈爲君之美德敬事而信爲國之急務諫  
不聽則君德虧而過失彰信不立則民心乖  
而政令廢殿下即位以來言官所啓一皆聽

從從諫之美一國舉欣近來隣國有警海寇  
深入往來反聞事變可畏殿下不擇晝夜單  
騎馳騁臣等憂危諫至再三輒賜俞允而宦  
官內豎衛士圍人逢迎諛說導上非禮反使  
殿下出入無時失信於國不忠不道莫此爲  
甚其內乘別監及速古赤宦官內豎之執事  
者請加鞫問以鑑後來且辭者出納王命其  
任匪輕是以古者必擇正直謹慎者二人以  
充其任今加置二人而反有所不逮殿下出



入不以告百官請依古制擇置二人汰去其  
餘疏啓禍杖宦官金吉逢充泥山營卒黜內  
豎徐良守還隸都官內乘別監金千用逃令  
索之倭寇安邊府歙谷縣四出虜掠如蹈無  
人之境以密直提學商議趙浚爲江陵交州  
道都檢察使李乙珍及副元帥權玄龍兵馬  
使郭忠輔擊倭于洞山縣斬二十餘級獲馬  
七十二匹賊收餘衆退泊高城浦遣鎮撫金  
光美獻捷禍賜乙珍玄龍忠輔白金各五十

兩軍士之力戰者三人銀盃各一事光美馬  
一匹十一月以全羅道都元帥池湧奇仍爲  
都巡問使李乙珍馳報高城浦倭賊晝乘舟  
夜登岸虜掠而道內兵少食乏未易與戰相  
持日以民甚苦之請濟師戊申禍如定妃殿  
翼日亦如之譯者張伯還自光示師曰  
帝以進賀使金庚李子庸過期而至下法司  
禮部答曰奉

聖旨高麗遠自東鄙曩者來奏願聽約束其



入不以告百官請依古制擇置二人汰去其  
餘疏啓禍杖宦官金吉逢充泥山營卒黜內  
監徐良守還隸都官內乘別監金千用逃令  
索之倭寇安邊府歙谷縣四出虜掠如蹈無  
人之境以密直提學商議趙浚爲江陵交州  
道都檢察使李乙珍及副元帥權玄龍兵馬  
使郭忠輔擊倭于洞山縣斬二十餘級獲馬  
七十二匹賊收餘衆退泊高城浦遣鎮撫金  
光美獻捷禍賜乙珍玄龍忠輔白金各五十

兩軍士之力戰者三人銀盃各一事光美馬  
一匹十一月以全羅道都元帥池湧奇仍爲  
都巡問使李乙珍馳報高城浦倭賊晝乘舟  
夜登岸虜掠而道內兵少食乏未易與戰相  
持日以民甚苦之請濟師戊申禍如定妃殿  
翼日亦如之譯者張伯還仁京師曰  
帝以進賀使金庚李子庸過期而至下法司  
禮部咨曰奉

聖旨高麗遠自東鄙曩者來奏願聽約束其



中懷詐多端視主際如尋常朕所不納止許  
目爲聲教向後數來請命朕將以爲誠意至  
極所以限定歲貢用表彼誠去後貢不如約  
五年矣今又以慶禮來誠則誠矣然非期節  
而至豈不侮之甚歟雖然以發使之事論之  
則非高麗國王陪臣之非乃使者故爲侮慢  
過期而至今高麗既全臣妾永守事大之誠  
來使既非朝禮當送法司如律令其所進禮  
物既不依節而至勿納更與高麗文書必然

願聽約束前五年未進歲貢馬五千匹金五  
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匹一發將來乃爲誠  
意方免他日取使者之兵至彼欽此已將進  
獻禮物不動原封盡數責令原差來人裴仲  
倫等收領於水路回還今再令差來人崔涓  
等四名齎文陸路回還賜密直周誼母尹氏  
米二十碩豆十碩戊午禍如定妃殿倭寇清  
風郡都巡察使韓邦彥與戰于金谷村斬八  
級遣門下評理洪尚載典工判書周謙如



京師賀正知門下府事鄭地請造戰艦于諸道以備倭寇從之分遣護軍陳汝宜惣郎申雲秀前判事宋文禮前少尹黃成吉于楊廣西海全羅慶尚道監造戰艦戊辰禍如定妃殿聞中常里人家火馳馬救之十二月癸酉太白晝見甲戌禍如定妃殿又率宮女遊男山禍今兩府百官議歲貢皆以一遵帝旨爲對於是置進獻盤纏色以知密直都興爲揚廣道都巡問使禍與宮女並轡遊閭

里以慶尚道副元帥密直副使尹可觀仍爲都巡問使鄭地爲海道都元帥楊廣全羅慶尚江陵道都指揮處置使禍如盧贊第贊英壽之弟禍嘗至英壽第見贊妻之美自是屢往焉丙申禍如定妃殿不克入十年正月宰樞以禍狂妄日甚不似人爲祭于惠明殿及玄陵以禱之辛丑夜禍如定妃殿不克入癸卯禍如惠妃殿又如盧英壽及盧贊第又如妓龍屯家自是屢至龍屯家又如潘福海第



以前南陽府使安俊爲全羅忠清慶尚三道  
體察使問民疾苦遼東兵百餘騎侵江界虜  
別差金吉甫百戶洪丁以歸癸亥禍如盧英  
壽第百官侍從禍召禮務佐郎李汝良曰汝  
等慮予單騎出遊今百官扈從禮則然矣予  
深居九重忽忽無聊是用出遊以遣寂寥耳  
若城外則扈從宜矣安可每從街陌遊乎且  
臺省各司公務浩繁宜各治事毋致稽滯遂  
馳上男山百官又從之又召汝良曰何不從

命敢如是乎自今無復我從是日九至英壽  
第判事池得清強奸卒知門下事閔伯萱之  
妾因于巡軍都評議使司移咨遼東遣還被  
倭劫掠逃來登州人王才甫等二名二月已  
巳禍畋于壺串百官侍從命止之自是無日  
不畋于郊庚午禍如定妃殿瞽者金括善吹  
簫常出入盧英壽第禍至輒召樂以忘倦括  
從吏爲非長禍之惡國人惡而欲去之至是  
括矯旨事覺杖流錦州甲戌禍率宦豎洗馬



于東池與之馳騁禍手吹笛令宦豎爲雜戲  
使金元吉作唐人戲元吉辭以墜馬傷脚禍  
怒杖之垂死怒猶未解下巡軍獄尋釋之禍  
令諸道流竄者騎船捕倭以贖罪倭入鎮浦  
還所虜婦女二十五人三月密直安仲溫卒  
判門下府事崔瑩出穀八十碩補軍餼鈴平  
君尹陟卒巳酉雨雹禍習射于馬巖丙寅禍  
畋于元中浦四日乃還禁酒四月甲戌雨雹  
禍以釋迦生日與諸嬖如花園觀燈宴樂迎

送錄事李崐適以聽候內旨近其側禍見之  
曰黑笠者誰遂執而親杖之崐痛不可忍執  
其杖禍怒甚蹴其面使巡軍鞠之流驪興郡  
丙子地震前聞城尹洪壽老之妻因妬取木  
板毆壽老腰折以死典法司執其妻鞠之死  
獄中癸巳夜禍如定妃殿甲午禍如甘露寺  
遂畋于元中浦時北方有警遣判密直姜筮  
唐山君洪徵前密直柳源鄭夢周等于東北  
面刺探事變五月遣判宗簿寺事金進宜如



遼東進歲貢馬一千匹以金銀非本國所產  
遣司僕正崔涓奏請減其數禍觀石戰戲于  
鷓巖召其能者數人與酒又與杖使盡其技  
乙巳禍如金湊第戊申地震夜禍率闈八歌  
妓縱遊衢路戊午夜禍率宮女數隊如紫霞  
洞遂如廉興邦第翼日又率宮女如紫霞洞  
同浴而戲夜遊道遇判事金允珍命囚尋釋  
之六月庚午禍率闈豎倡妓過市槌擊市人  
以爲樂人皆奔匿失貨者甚衆遣前判宗簿

寺事張方平如 京師獻歲貢馬二千匹癸  
未禍微行遊東郊至歸法寺南川與宮女同  
浴淫褻無所不至翌日亦如之禍率宮女至  
演福寺手擊鐘鼓以禱雨初趙英吉爲李仁  
任婢壻生女曰鳳加伊禍如仁任第淫焉寵  
傾後宮賜英吉馬除典農副正乙未禍宿仁  
任第自是屢宿其第七月癸卯夜禍率宮女  
宦者縱遊委巷歌吹載路時禍喜著白草笠  
奴隸之惡少者效之亦戴此笠詐稱王夜行



閭里殺雞狗或因以劫掠事覺伏誅倭陷求  
禮縣禍觀魚于東江倭寇永同朱溪茂豐等  
縣遣政堂文學鄭夢周如京師賀  
聖節請承襲及謚右常侍李天禩賀千秋  
節承襲表曰天聰孔邇民欲是從子職所先  
父業之嗣再殫悃庸瀆高明伏念臣禍積  
釁之加嚴親云沒繼猶判渙常存恐懼之心  
奉以周旋久佇恩憐之澤既星霜之屢換而  
雨露之尚稽益切籲呼冀蒙俞允伏望

陛下體綏遠之道垂恤孤之仁遂令孱資獲  
被寵命則臣謹當率循祖考宣八條於箕封  
嘉與臣民効三呼於嵩嶽請謚表曰賜謚所  
以勸忠顯親所以致孝俯據危懇仰瀆聰聞  
伏念先臣粵自遭逢迄于薨逝職貢不愆於  
侯度精誠至形於聖謨爰從計告之初而望  
旌褒之乂未獲曰俞之命敢申無已之求伏  
望  
陛下同視華夷推恩存沒遂令貞魄得荷殊



稱則臣謹當思前烈而益虔祝皇齡於罔極  
壬戌禍觀魚于壺串都堂復令各司扈從如  
儀癸亥禍欲畋于郊至城南門借馬于侍中  
曹敏修敏修辭以無馬遂如東江觀魚夜還  
宿于李仁任第乙丑禍觀魚于歸法寺南川  
崔涓至遼東都司延安侯靜寧侯遣使馳奏  
曰一高麗進馬五千匹數足來使合無朝見  
奉

聖旨著他來一高麗進貢金銀不敷願將馬

匹准數合無准他奉

聖旨准他每銀三百兩准馬一匹金五十兩  
准馬一匹涓乃還八月倭寇梁山縣戊辰禍  
畋于南郊百司會藥院侍衛失其所之奔走  
東西至暮禍冒雨還翌日又馳馬如新京侍  
從皆不及禍乘舟泝汭于江百司出竢于郊  
至曙禍乃還濟州萬戶金仲光貢馬一百四  
匹禍選留良馬三十九匹餘皆賜嬖幸闡豎  
庚午禍如定妃殿倭寇銀川所永同青山安



高麗史卷三十五  
邑等縣又寇全羅道安城所所川驛乙亥禍  
畋于郊夜還笙歌鼓舞爲巫覡戲歎曰人生  
世閒有如草露泫然流涕倭又寇天蠶所禍  
冒大雨欲畋于東郊憚百司扈從至城東門  
即還却出城南門遊畋至暮還判三司李成  
林等不知禍已還會城東門樓至夜猶待禍  
率鳳加伊出城北門至東郊川泛木柿爲舟  
自挽以戲至夜還尋又欲往郊外左右曰夜  
已深天又大雨將安之禍曰第欲呼鷹耳遂

出南郊至曙乃還又畋于東郊手秉畫角鳳  
加伊水精初生等衣男服臂弓腰箭以從馳  
往新京遂至海豐郡娛戲百端乃與諸嬖日  
中野合時禍出遊無虛日內廐馬瘦乏所過  
奪人馬以載宮女宦者人爭避匿道路爲空  
禍如定妃殿禍至進獻盤纏色取良馬騎之  
畋于壺串及還馳突市肆人皆辟易失其貨  
物者多日本國遣使歸所虜男女九十二人  
倭寇西海道蘆島焚軍船二艘西北面都巡



問使金用輝進鷹時禍好田獵諸道元帥爭  
進鷹犬以取悅禍與李仁任妻朴氏如仁任  
別墅極歡夜偕朴氏還遣禮儀判書金進宜  
如遼東獻歲貢馬一千匹禍畋于東郊命百  
司母復扈從九月庚子禍如李仁任第是日  
凡三至翼日亦如之禍畋于永安城禍如禮  
成江以同知密直尹有麟爲全羅道都巡問  
使禍如李仁任第聞其隣同知密直權季容  
家有笛聲使人召吹者季容疑矯旨罵之使

者還誣以被毆禍怒遣人執季容以來蹴其  
面囚巡軍尋釋之禍佩弓矢射雞狗于閭里  
遂馳入進獻盤纏色取良馬五匹歸諸內廐  
戊午禍如李仁任盧英壽第酌酒荒淫敬孝  
王忌日也禍如定妃殿以崔瑩爲門下侍中  
李成林守門下侍中李仁任判門下府事官  
者金實爲門下贊成事商議十月乙丑實赴  
都堂署事前判事金鼎侯毆殺其妻憲府劾  
治之倭寇西海道館梁癸酉雷電定遼衛奉



帝命欲渡鴨綠江互市許留義州互市禁用  
金銀牛馬戊寅震電禍畋于海豐郡日暮還  
北元遣使來至和寧府遣護軍任彥忠慰諭  
遣還以道梗留半歲而去閏月禍畋于南郊  
還登花園墻爲戲壽昌宮成遣連山君李元  
紘如京師獻歲貢表曰人御極克廣德  
心萬國來庭畢獻方物茲當執壤乃敢籲天  
竊念小邦獲逢昭代惟先考旣勤於述職而  
孤臣尤切於輸忠洪武十二年間欽奉

聖旨約定歲貢欽此自從承命之初願遵約  
束以至歷年之乂未及經營蓋緣財力之窮  
實非精誠之薄洪武十六年十一月間陪臣  
崔涓張伯等回自京師賈到禮部咨文欽  
奉

聖旨節該前五年未進歲貢馬五十匹金五  
百觔銀五萬兩布五萬匹一發將來欽此臣  
與一國臣民采增戰懼自責稽遲遂即辨以  
多方僅能充於定數伏望



陸下諒臣役志於享上憐臣誓心而靡他滌  
除既往之愆昭示有容之德則臣謹當恪守  
侯度永觀玉帛之朝恒祝呈齡竊効岡陵之  
頌都評議使司申禮部曰原奉五年歲貢金  
五百斤數內見解送九十六斤一十四兩其  
未辦四百三斤二兩折准馬一百二十九匹  
銀五萬兩數內見解送一萬九千兩未辦三  
萬一千兩折准馬一百四匹布五萬匹數內  
見解送白苧布四千三百匹黑麻布二萬四

千四百匹白麻官布二萬一千三百匹馬五  
千匹數內已解送四千匹遼東都司收訖今  
見解送一千匹元紘拜辭禡手賜酒曰國家  
安危繫卿此行卿其慎之無爲國家羞又遣  
銀川君趙琳賀正時上國尚懷疑阻奉使  
朝聘者皆憚之附勢求免元紘琳俱以散職  
而行倭寇長淵縣西海道元帥王承寶與  
戰敗績狼川君李邦直卒禡于南郊還至  
龍德家龍德一名加也只通濟院婢書雲正



崔天儉妾出也初以毅妃宮人見幸寵踰毅妃禍自是日至其家禍又至龍德家手自理馬遂敗西郊禍如定妃殿禍如李仁任盧英壽第遂馳射犬于閭巷墜馬入龍德家倭寇清河縣禍敗于南郊還至龍德家翼日又至其家宦者金寶李匡等言於都堂曰龍德家隘陋非至尊所幸且膳夫奔馳道路可爲國家羞願置龍德近闕地乃修判書李誠中第十一月甲子朔禍敗于南郊前日崔瑩李晟

林使人謂金寶曰先王之時一月六衙日今但二衙日每不視朝至使百官未知班次明日衙會須啓視朝實以告禍不報遂如龍德家宿焉質明百官皆會禍自龍德家出敗實自宮馳告請必視朝禍曰宰相圖議國事良是予猶有童心遊戲無節爲可愧也爾其持酒慰諭實詣都堂言之諸相曰雖未成朝禮今聞上言亦可爲喜以密直副使曹敬修爲金羅道助戰元帥禍敗于郊率龍德宿李誠



高麗史卷三十五 三十一  
中第自是常宿是第禍親執斧斤斲木爲戲  
惡人觀聽杖衛士三人各四百卒未禍遊戲  
市肆遂如李仁任及龍德家翼日亦如之夜  
奏胡樂巡遊里巷倭寇同福縣都巡問使尹  
有麟光州牧使金準長興府使柳宗與戰斬  
九級已卯封龍德爲淑妃以其父崔天儉爲  
密直使母爲明善翁主又以其兄孩兒夫鄭  
熙啓判密直司事禍寵鳳加伊數至李仁任  
第龍德妬之譖曰評理都吉敷嘗通鳳加伊

禍出吉敷爲西北面都體察使以崔瑩判門  
下府事林堅味爲門下侍中禍夜宴淑妃宮  
禍常在是宮歌舞徹夜殺妃寵衰斥在花園  
放輕繫禍如定妃殿倭寇水原工二鄉府使  
許操擒賊諜三人遼東都司遣女真千戶白  
把把山率七十餘騎奄至北青州萬戶金得  
卿引兵陽避之乘夜焚其營擊斬四十人把  
把山遁歸初李元紘等至遼東知都司將遣  
兵至哈刺雙城邀截胡使密遣人來報都堂



即移牒使得卿豫爲之備云崔天儉奪柳惠剛家十二月以全羅道都巡問使尹有麟禦倭有功遣護軍宋繼性賜酒禍如盧英壽第賜馬一匹以我

太祖爲東北面都元帥門下贊成事沈德符爲上元帥知密直洪徵爲副元帥向北青州以備遼東兵禍命

太祖曰東方軍民之事專付于卿及聞金得卿擊走把把山乃還海道萬戶尹之招遇倭

于德積島擊走之獲二艘殲之得所虜男女八十人置推徵色以徵郡縣逋欠貢賦判昌德府事魚伯評卒贈謚良安伯評以醫術媚權貴致位兩府縉紳恥之禍遣宦者賜矢人宋夫介酒及絲五斤繼至其家悅其二於矢遂命名曰安自是百工之家無所不至輒効其所爲甚精禍畋于南郊驛吏疲於供頓罵之曰彼獨夫曷喪僧覺然寓華藏寺妄稱得道招集婦女頗有醜聲憲府論劾杖流龍門



山禍如盧英壽第淫其家婢新月禍敗于南  
郊還至崔天儉家庭跪見天儉時天儉暴貴  
賂遺布帛牛馬奴婢者頗多市井浮薄卑賤  
之徒夤緣出入禁闈無所忌憚禍之所與亦  
不可勝計以典法判書權和為東北面安撫  
使十一年正月癸亥朔黎明禍自淑妃宮如  
盧英壽家晚還淑妃宮行賀正禮受群臣朝  
還宿英壽家禍在淑妃宮疾作不出者二日  
禍聞前判三司事姜仁裕納女壻先期馳至

奪其女以歸置于定妃宮日晏不興停人日  
朝賀時有女者懼見奪皆未備婚禮潛納壻  
護軍宋千祐娶知門下都吉逢女揚言曾失  
節然畏其勢不敢去海道副元帥前開城尹  
曹彥擊倭于汝走島獲一艘擒三人禍賜白  
金五十兩禍宴姜仁裕妻于定妃宮至曙乃  
罷禍率崔瑩畋于會賓門外賜瑩鞍馬禍如  
定妃殿以姜氏故常宿是殿宦者金實棄妻  
欲更娶士族女至期請休沐禍曰見女於我



然後可娶實因淑妃以請禍許之實得娶之  
禍銜之托他事下實巡軍獄欲殺之實逃大  
索下當直千戶柳克恕于獄禍賜姜仁裕鞍  
馬安東元帥皇甫琳斬倭二級大閱于毬庭  
禍馳至巡軍罵柳克恕曰汝若不獲金實當  
以其罪罪之遂取雜戲具而出禍觀講武于  
馬巖以不能教戰鞭武藝都監使成仲庸李  
贊請軍鼓噪習戰傷者頗多慶尚道按廉李  
文和報曰道內已無盜賊饑饉疾疫之災時

議譏其諂禍觀講武于馬巖親騎射酌酒暮  
還定妃宮使知申事廉庭秀賜酒于武藝都  
監仍諭之曰往者罪李贊成仲庸是國家大  
事非私怒也卿等勉之禍出畋與宮女菊花  
並鞍行二月甲午宮女祭松嶽還禍往迎之  
射狗以歸以王安德為楊廣道都元帥丙申  
禍如王興第納其女翼日賜興馬二匹自是  
常宿其第遼東都司遣百戶程與來問金得  
卿擊殺官軍之故庚子禍夜遊閭巷遇漢陽



尹張子溫奪其鞍馬丙午禍出遊市井夜如  
定妃謹妃懿妃淑妃諸殿乃還王興第庚戌  
禍畋于壺串夜還至巡軍獄親枷囚人倭寇  
西海道皮串萬戶金乙寶強奸金千王之妻  
憲司鞠之庚申禍畋于海州崔瑩李成琳等  
從之禍臂鷹與新月鳳加伊並轡而馳執金  
得卿歸于 京師禍與林堅味李成琳待程  
與極厚潛使張子溫賂與金五十兩儻從三  
人銀各五十兩三月禍至海州與諸嬖遊戲

鵲川至古新平縣射鹿墜馬絕而復蘇時自  
京城至海上供給之車絡繹不絕寺人內豎  
恃寵縱暴折辱按廉守令西海吏民不堪荼  
毒皆散走禍樂而忘返禍至延安府大雨扈  
從者暴露牛馬道死相望倭寇求康縣已卯  
禍射殺雞犬于市街遂畋于郊夜還王興第  
姜仁裕與妻祭松嶽禍親吹笛張樂迎于賞  
春亭沉醉夜還路逢前郎將全成吉撲殺之  
奪禮儀佐郎金漢老馬令宮女騎還宿王興



第癸未禍遊戲市井還宿定妃宮姜仁裕進  
衣禍賜仁裕鞍子甲申禍如定妃宮路逢私  
僮奪其馬親縛之囚巡軍禍如崔天儉第遂  
至火桶都監發火數梢夜還王興第厚德府  
行首李富潤遇諸道以爲惡少不避禍怒下  
獄笞之四月壬辰朔大雨雹大如拳數日乃  
消禍畋于南郊遂至東江觀魚禍率新月鳳  
加伊出遊東郊前書雲副正方洽卽將李文  
桂以偽造印伏誅其黨鄭安進在獄死遼東

遣人買農牛於是置點牛色聽西北面民互  
市得牛五百頭都巡問使烙印以送遼東以  
爲帶印牛乃公家所獻不與直故尋罷之  
帝放還金庾洪尚載李子庸周謙黃陶裴仲  
倫等許通朝聘子庸道死倭寇交州道以趙  
仁璧爲四道都指揮使取及第禹洪命等禍  
如廉國寶第翼日國寶設學士宴禍又往禍  
如鄭夢周第以贊成事沈德符爲東北面上  
元帥知密直洪徵副之判德昌府事金立堅



爲交州道副元帥禍如鄭夢周第夢周方宴  
耆老禍痛飲執卮跪進李穡曰師傅亦樂觀  
女樂耶遂率座中妓奪馬於路載而還倭寇  
襄州五月遣門下評理尹虎密直副使趙胖  
如京師謝恩且請謚承襲謝恩表曰聖澤  
旁施卑情上達撫躬知感舉國騰懼竊念臣  
禍幸遭聖明之朝庸謹歲時之禮顧所稟之  
愚魯而輒懼於愆尤畏天之威無地可措何  
圖睿鑑灼見危踪旣容菲薄之儀又貸稽遲

之責示訓謨之明著通朝聘之往來喜與愧  
并滂隨言出茲蓋

陛下至仁柔遠大智燭幽察臣無他之心許  
臣自新之路遂令遐裔得荷洪私臣敢不修  
侯度而益虔祝皇齡於罔極請謚表曰賜謚  
實勸忠之方顯親爲致孝之本茲陳危懇庸  
黷聰聞竊念臣父先臣顯當聖上之勃興先  
諸藩而歸附欽遵正朔謹守封疆不弔昊天  
奄辭昭代若稽示終之典敢請節惠之名伏



望  
陛下垂日月之明廓乾坤之度特頒殊寵以  
慰貞魂則臣謹當效先臣之精誠祈一人之  
壽考承襲表曰建侯所以綏遠襲爵所以紹  
先此帝王之常規而人子之至願竊念臣禍  
爰從弱齒遽喪嚴顏念歲月之云徂撫霜露  
以增感第以藩宣之難曠茲用呼籲之益勤  
伏望

陛下大度包荒同仁無外優垂景命被及微

躬則臣謹當保民庶於一方祝聖人之萬壽  
倭船二十八艘泊丑山島以金斯革為楊廣  
道上元帥李和安柱為交州朔方江陵道助  
戰元帥禍馳馬於郊暮還花園讀論孟數篇  
終夜書大字近所未有禍與妓改成並轡馳  
至宋安家禍敗于壺串賜密直潘福海馬命  
官豎奪路人馬載妓後以為常禍敗于壺串  
賜宦者二十餘人馬各一匹道過乳牛所見  
費牛瘦弱憐之命膳夫勿進牛酪禍率妓十



餘遊畋至海豐郡乃還憲府上疏曰判事孫  
用珍奉使光大明天朝疑我國事鞠之用珍  
為國忘身至死不服忠義可賞請贈爵賜諡  
官其子孫以示後人從之禍出遊市井暮還  
花園與群妓內豎歌吹戲謔盛水于筒注妓  
服如浴群妓皆笑一妓不笑撻之禍起樓于  
壺串作樓船極其侈大名曰奉天船以淑妃  
生日放因禍率群妓畋南郊還花園夜為水  
火戲失火延藝屋簷禍脫衣濡水滅之六月

禍率群妓並轡遊畋東郊及暮還歌吹喧咽  
馬上自舞以寵妓改成屬李仁任林堅味給  
米仁任與米豆各五石堅味與米豆各十石  
丙申太白經天戊戌大白晝見禍畋于壺串  
夜還花園為處容戲司僕副正邊伐介白禍  
日日奪路人馬載妓人皆怨之請取諸島牧  
馬以供遊畋禍然之遣伐介取島馬三十餘  
匹禍如李仁任第欲與仁任妻朴氏往多也  
帖別墅朴氏辭以無馬禍奪路人馬遂與俱



餘遊畋至海豐郡乃還憲府上疏曰判事孫  
用珍奉仁 大明天朝疑我國事鞠之用珍  
為國忘身至死不服忠義可賞請贈爵賜諡  
官其子孫以示後人從之禍出遊市井暮還  
花園與群妓內豎歌吹戲謔盛水于筒注妓  
服如浴群妓皆笑一妓不笑捷之禍起樓于  
壺串作樓船極其侈大名曰奉天船以淑妃  
生日放因禍率群妓畋南郊還花園夜為水  
火戲失火延藝屋簷禍脫衣濡水滅之六月

禍率群妓並轡遊畋東郊及暮還歌吹喧咽  
馬上自舞以寵妓改成屬李仁任林堅味給  
米仁任與米豆各五石堅味與米豆各十石  
丙申太白經天戊戌大白晝見禍畋于壺串  
夜還花園為處容戲司僕副正邊伐介白禍  
日日奪路人馬載妓人皆怨之請取諸島牧  
馬以供遊畋禍然之遣伐介取島馬三十餘  
匹禍如李仁任第欲與仁任妻朴氏往多也  
帖別墅朴氏辭以無馬禍奪路人馬遂與俱



往率群妓縱淫樂仁任又與改成穀二十斛  
衆妓內豎各二斛遣密直使安翊密直副使  
張方平如京師賀

聖節左司議大夫李至等上疏諫遊畋禍使  
知申事廉廷秀釋其文義遽大怒曰時方危  
亂此輩不欲吾習馬不忠孰甚當痛懲之以  
絕言者宰相相視無一言後禍悉書諫官名  
以藏曰此輩可使防倭由是諫官多謝病禍  
率妓至歸法寺川同浴夜還至前開尹兵

忠佐第忠佐妻本丹陽大君瑋家婢没入義  
順庫有女三人忠佐規免賤役私事官寺納  
其中女自是屢至其第倭寇瓮津麒麟島海  
道萬戶鄭龍追擊之獲三人遼東遣來麟來  
推還元季流民李朵里不歹等四十七人禍  
如壺串賜新樓監役官李希椿等五人馬各  
一匹倭寇平海府江陵道都體察使睦子安  
擊却之斬且級壬申太白經天海道萬戶鄭  
龍尹之哲等領戰艦入海島搜捕倭賊乙亥



太白晝見二日禍宿壺串新樓禍率妓如東江乘奉天船張水戲後以爲常戊寅地震聲如陣馬之奔墻屋頽如人皆出避松嶽西嶺石崩禍曰此地地震無乃天欲陷遼東耶帝放還金庾一行人前典工樞郎宣之括等三十八人禍賜笠及布其死不返者今所在官給其妻孥穀已卯地震三日禍率妓如壺串四日不返宦者鄭鸞鳳詣壺串白禍曰殿下不恤國事甚非爲君之道且都堂未得取

旨事多壅滯請還視事禍乃還尋又如壺串八月以子昌生辰宥二罪以下以同知密直崔元沘爲西北面都安撫使禍如多也帖李仁任別墅倭寇端州禍召廣興倉官語曰聞密城稅米多耗欠可徵本官勿徵其押吏改成本密城妓押吏托以請之全羅道海道元帥陳元瑞捕倭二十餘人九月譯者郭海龍還自京師言帝遣詔書使國子監學錄張溥行人段祐謚



冊使國子監典簿周倬行人雖英來禍喜賜  
海龍銀帶一腰廐馬一匹以我

太祖爲東北面都元帥知密直洪徵爲副元  
帥張溥段祐等來賜詔曰自有元之失御兵  
爭華夏者列若星陳至於擅土宇異聲教豈  
殊乎瓜分虐黔黎專生殺不外乎五胡若此  
者將及二紀治在人思眷從天至朕本寒微  
君位中原撫諸夷於八極相安於彼此他無  
肆侮於邊陲未嘗妄興九伐之師涉水陸之

艱以患吾民爾高麗大造東夷地設險遠朕  
意不司簡生豐隙使谷安生何數請隸而永  
堅况群臣諫納是以一視同仁不分化外今  
允虔誠命承前爵儀從本俗法守舊章嗚呼  
盡夷夏之咸安必上天之昭鑑既從朕命勿  
萌釁隙以遂生周倬雖英等來冊禍爲國王  
制曰爾高麗地有三韓生齒且庶國祖朝鮮  
其來遠矣典章文物豈同諸夷今者臣服來  
賓願遵聲教奏襲如前然繼世之道列聖相



承薄海內外凡諸有衆德被無疵古先哲王  
所以嘉尚由是茅土奠安襲封累世爾王禍  
自國王王顥逝後幼守基邦今幾年矣爾方  
束髮智可臨民朕命吏部如勅召中書精筆  
朕言欽天命爾弗敢禮違仍前高麗國王世  
守三韜命使賈擎如國以授爾其仰觀俯察  
必遂群情嗚呼國無大小授必上穹當斯要  
任豈不厥位艱哉自襲之後曷逸豫以怠政  
毋由獵以殃民潔祀境內以格神明精絜嘗

之羞奉爾祖考循朕之訓福壽三韓永矣爾  
其敬哉賜謚制曰皇天授命宰土馭民者非  
勤政無逸曷以達天爾高麗國王王顥生前  
怠政務在逸勤致使身遭凶隕天命就淪歲  
月云徂嗚呼恃險居安而致此歟抑開誠心  
附人而致是歟嗚呼言險在德非險可恃言  
誠在爾非誠必有所歸天道好還未有不然  
者也今年秋七月爾陪臣李成林等表辭懇  
切請謚爾以昭列代命嗣王撫育於黔黎今



者釋彼臣非允其所請謚爾恭愍以彰人世  
爵爾王封英靈於幽壤嗚呼不昧而有知則  
逢災而禦靈聰而必覺遇患而捍防吉爾邦  
家朕其爾誥允聽宜哉禍專事馳騁不閑禮  
度國人憂之至是動止稍中節人皆喜悅溥  
等亦曰所聞異於所見倭寇咸州洪原北青  
哈蘭北等處我

太祖自請往擊與戰于咸州之兔兒洞大敗  
之禍喜賜白金五十兩段絹各五匹鞍馬又

加定遠十字功臣號張溥等問徐師吳所立  
碑乃命復立溥等往觀之欲徙南郊更相地  
竟不果禍焚黃于大廟遣同知密直崔乙義  
致膳于張溥溥躬迎以受密直副使具鴻致  
膳于周倬會倬方食鴻不告置廚而還倬大  
怒曰王以 天子之命告廟焚黃禮也祭訖  
致膳使臣亦禮也膳肉至則以天子之尊尚  
盛服躬迎况其他乎吾當躬迎如禮何不我  
告而置諸廚乎其罪有三不敬慢



高麗文卷三十五 四十四  
天子之命一也忽國王之教二也輕祖宗之  
賜三也不誅而何張子溫曰鴻位雖密直武  
人也未知禮倬曰如此化外之人不足算也  
但責之使知耳溥等謁文廟召生負孟思誠  
講詩時以朴宜中爲大司成鄭摠閔霽爲司  
藝權近爲直講霽近皆以前判事假充周倬  
等求見我國祀典乃書社稷籍田風雲以示  
倬加以忠臣烈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使并  
祭之倬嘗對館伴河崙云洪武十六年間遍

詔天下於皇太子箋文稱臣汝國進箋亦當  
欽依自是箋文始稱臣禡謁玄陵宣讀誥命  
張溥等往觀社稷壇責其不營齋廬又欲觀  
城隍朝議以爲不可登高遍瞰國都給以淨  
事色爲城隍以示之淨事色乃醮星所張溥  
等欲觀籍田朝議沮之張溥等欲詣闕禡方  
在淑妃宮未還館人以故遲留不進馬溥等  
大怒欲徒行廉興邦進曰王不豫未得梳沐  
今天使奄至恐王不及禮待請小留溥等然



高麗史卷三十五 四十五  
之及禍還乃邀宴慰以前知門下事李乙珍  
爲江陵道元帥捕倭賊十月以贊成事趙仁  
璧爲交州道元帥張溥段祐等還翼日周倬  
雒英等還禍餞于西普通院執卮酒謂倬曰  
不穀權署東藩十有餘年未得受命惟恨下  
情不能上達今許臣承襲又錫先考謚不勝  
感激言未既有淚盈睫倬嘆之極歡而罷偶  
賸溥等衣服鞍馬白金苧麻布四人皆辭曰  
敢不拜賜然今身不受寒且不徒行受將何

用唯受朝臣贈行詩覽而嘆曰東方有人矣  
禍如王興第又如前判事申雅第使雅出其  
女而見之上護軍林檄奉觴以進禍曰汝何  
得乃爾對曰此臣之族也禍曰予爲汝族矣  
賜檄馬一匹遣判門下府事曹敏修贊成事  
張自溫禹玄寶簽書密直司事河崙如  
京師謝恩且請曆日符驗仍納前元給付本  
國鋪馬蒙古文字八道謝<sub>乙</sub>詔表曰睿恩覃  
及無間華夷聖訓誕頒曲全終始對揚惟謹



感激實深伏念臣學未知方才非經國猥承  
訓諭以啓愚蒙守舊則許以儀章遂生則戒  
以釁隙懷柔至比古昔所稀茲蓋

陛下乃聖乃神允文允武謂四海之兼濟當  
一視而同仁特遣星軺俾宣天語臣謹當永  
銘心而無斃勤述職以益虔謝謚表曰皇華  
忍臨恤典斯舉九原知感一國與榮竊念臣  
先父國王臣王顓僻處遠邦幸逢昭代欽承  
天命委質爲臣懷保民生盡心以理奄爾不

祿于茲有年豈謂俞音特垂睿澤茲蓋

陛下功著上下仁敦始終念先臣納欵之誠  
憐孤臣顯親之願遂令貞魄亦被耿光臣謹  
當繼先志而益勤祝皇齡於有永謝承襲表  
曰恩深眷佑世襲保釐居寵若驚誓心知感  
臣資材愚魯學術謬迺第紹先在於承家而  
事上重於述職屢陳卑懇冀蒙俞音使華鼎  
來明命益著茲蓋

陛下休書敷德法易建侯特降綸言俾承緒



業臣謹當率由聖訓祗畏天威守青社以遂  
生効華封而祝壽禍如申雅第納其女自是  
屢宿其第遣門下贊成事沈德符密直提學  
任獻如 京師賀正忠州兵馬使崔雲海斬  
倭六級并獲兵仗戊申地震知門下事金斯  
革卒贈謚忠節左代言丑就以崔天儉家奴  
無禮扶之淑妃訴禍禍怒下就巡軍獄廢爲  
庶人十一月禍畋于元中浦五日文天柱本  
微賤者以毅妃戚得爲江華萬戶侵漁百姓

貪暴無比邑人宦者金碩具所犯訴之乃下  
巡軍獄杖流之令國人隨官品出馬以充歲  
貢禍宴群臣鷄林府尹裴元龍斬倭四級海  
道元帥朴子安斬倭二級以門下贊成事商  
議禹仁烈爲西北面都巡問使知門下事安  
沼爲東北面都巡問使同知密直池湧奇爲  
楊廣道都巡問使十二月威城府院君盧英  
壽卒禍率術者相葬地于南郊贈謚良孝禍  
如盧英壽第夜如前副令崔時霍家納其女



翼日又如時霍家遣密直副使姜淮伯如  
京師進歲貢馬一千匹布一萬匹及金銀折  
准馬六十六匹安翊張方平等回自  
京師欽奉

宣諭曰天下到處亂的時節我出來了收捕  
了天下著恁四夷知道的上頭差這里的人  
呵不的當所以原朝行來的火者他鄉中有  
親戚爺娘到那里呵我這裏的句當甚麼不  
說爲那般上頭差幾介火者去了來恁那先

王至誠呈表來後頭凡百不至誠的上頭不  
交恁來往來後頭差將人呵皇太子生日也  
趕不上九月十八日我的生日也趕不上洪  
尚載進年表來呵又正月裏來的上頭不得  
無罪賤的雲南去了來歲貢如約的上頭病  
死的死了有的都著回去了來今番開去的  
詔書呵不會著秀才每做都我親自做來的  
到那里看不會移改恁風俗自依恁那里行  
今番將來的馬呵那里有我騎的口說至誠



心不至誠直甚麼事至誠呵甚麼里顯至誠  
以物顯至誠有事不得人何能事鬼神歲貢  
呵預前一發揆辦將來時節恁路上艱難俺  
這里收呵也不便當一年一年家將來說與  
恁那宰相每好生整理百姓恁這使臣每呵  
我這里說的言語到那里件件說不到乍麼  
算使臣又奉

宣諭曰恁那里倭賊定害那不定害我待將  
軍船搶解倭賊海島去徑直過海到那里不

知他那里水脉金州裝糧過恁地境著知路  
人指路到那里搶解了呵回來他來的口子  
裏詐營守禦封姜仁裕女爲安妃鳳加伊爲  
肅寧翁主妓七點仙爲寧善翁主以私婢官  
妓封翁主者古所未聞國人驚駭七點仙本  
密直南秩妾也初耦召之秩令托疾不見都  
堂囚秩家奴十人秩不得已出之丁巳除夜  
禍與鳳加伊宿李仁任第



列傳卷第四十八

高麗文宗  
三十一



